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白连春是大自然赐予乡村的良心
蕴含着土地的伟力和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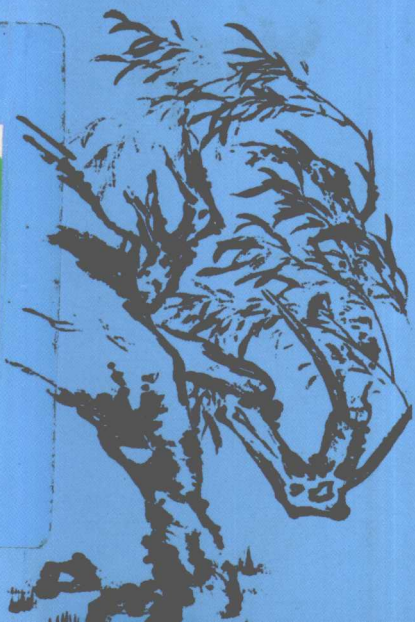
白连春/著

一颗泥土的心
纯洁，善良，高贵
一颗泥土的心
沉默，贫穷，坚强



我就是怀着这样一颗泥土的心
我就是一颗泥土的心
你给我一粒草籽
我就扎根，我就发芽，我就开花

在一棵草的根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一棵草的根下/白连春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90 - 5

I. 在… II. 白…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42 号

书 名: 在一棵草的根下

著 者: 白连春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白连春

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因家贫从少年时代起就进城收涸水，到工厂生活区挑粪，捡破烂，捞柴火，割牛草，割猪草，卖菜，参加生产队里的各种劳动，1981年高中未毕业，当兵到黑龙江，1985年退伍，同年开始断断续续在重庆、天津、贵州、辽宁、河南、陕西和北京等地打工，掏过粪，烧过锅炉，修过车，开过车，卖过凉席，卖过花和树，做过夜晚车场看守、仓库保管、麦客、钢筋工、食堂饺子工、代课老师、编辑，农忙时节在家务农。1985年开始发表诗歌，先后获《星星》诗刊、《诗刊》、《诗神》相关奖项，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1992年参加《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1994年开始发表散文。1999年开始发表小说。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和《新华文摘》等转载，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三名。

作者简介



我母亲的红苕

白连春

开始，有几块地，我母亲点了豆子。点豆子的时候，我也在。我母亲除草，挖土，打坑，我往坑里扔豆子。一个坑里扔三粒。扔好豆子后，我又往坑里盖灰。盖灰前，我还得细致地把母亲头一年就沤好粪的灰砸碎，拿簸箕筛，细的留下，大块的继续砸碎。直到所有的灰都从簸箕的眼里漏下。筛好灰后，我就把灰担到我母亲点豆子的地里。灰太重，装满一挑我担不动，就装大半挑，两个桶都装一大半。我挑着大半挑灰，还得一路想着。我将灰担到地里后，就一手一抓起来，盖往坑里的豆子。这些灰都是沤了粪的。抓头一把心里有点阻碍。抓了一把后心里就踏实了。就这样，我和我母亲点了五天半的豆子。我们点完了我们想点豆子的地。结果，因为天太旱，豆子发芽不好，一块地里只有稀疏的几根豆苗，有的地里甚至一根豆苗也没有。慢慢地，地里长满草。看见别人家长得好的豆苗，我就问母亲：人家的豆子咋长得这么好呀？母亲回答：人家点得迟，赶上了雨。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盖的是碳灰呀？家家盖的都是碳灰呀。母亲回答：现在，家家都烧蜂窝煤，没有碳灰。既然母亲这样回答，再看到别人家好的豆苗，我就什么都不问了。

季节到了移栽红苕的时候了。母亲决定把我们点了豆子的地全部栽成红苕。还得除草，挖土，埋杠子，红苕的苗一窝一窝都得栽在杠子里。这样，红苕才长得好。我母亲的红苕地里的红苕几乎全是我一手栽的。我母亲除草，挖土，埋杠子，我先得到埋红苕妈的地里栽红苕苗。红苕妈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梁 平

我一直认为，白连春是一个被遮蔽的优秀诗人。我们通常说的遮蔽往往所指的是已经离开我们而他的重要性又被突然发现，而且这种重要性无法忽略、不能忽略。而白连春就在中国诗歌现场，一种现场的遮蔽似乎让人更觉得心酸和残忍，这几乎要我对这些年的诗歌以及到处编织的各种花环产生怀疑。白连春不凑热闹，不懂交际，甚至不善与人日常交流，却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生命在固执地写作，把故乡和祖国写进了自己的血脉，写进了自己的骨头。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诗歌研究忽略了他的固执和成就。

这些诗都是白连春的新作，应该是近两年病中的白连春生命蓬勃的见证。我熟悉的《究竟是什么让我的心如此热爱》等七首，因为发表在去年年底的《星星》诗刊，其余的都是第一次读到，他告诉我还没有发表过。第一辑《我，白连春，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就是白连春病中在医院和出院回到老家沙湾乡下后写的。“我：白连春，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生在全世界最温暖的故乡：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活在全世界最人情的/祖国：中国。”在这首诗中，白连春还说“我还活着，还爱着，还写诗着/有时我痛，有时我睡不着觉/正好使我理解生命和作为人存在的价值”。这些诗在白连春以前的路数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我理解这种散文化的叙述不是白连春诗意的退化，而是诗人刻意表达的绝对真实，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真实。因此我读出了白连春感到自己幸福是真诚的，他并没有为了写诗而

故意装着幸福。因为病，白连春对死亡做了认真的思考：“我要在大地的角落悄悄死亡/一把锄头陪着我走在/去往来生的路上，来生我还要这样”，“我慢慢衰老，轻轻死亡，我这样概括/我作为普通人的一生，包含无限的/贫穷，然而幸福也是无限的/起风了，在寂静和黑暗中大地醒了/我在这里，在一棵草的根下/靠着一把祖父留给父亲父亲又留给我的锄头/活着，侍候庄稼，写诗，唱歌，抱紧骨头”。这是生命的固执，这是诗人的固执，而这种固执支撑他的却是——

在我的祖国，没有我不愿写的字
没有我不愿侍候的庄稼，没有我
不愿记住名字和样子的人，没有我
不愿去的村庄和城市，没有我
不愿走的路，条条路都能走回我的家
在我的祖国，没有我不愿写的字
我的生命就是一天接着一天
写我祖国的字：汉字。全世界最美丽的字
我愿意一生都这样过，都这样写
我祖国的字。我要写完我祖国的字
我要把我祖国的字：全部
写一遍，又写一遍，再写一遍
像一个被老师罚抄一万遍课文的小学生
在我的祖国，没有我不愿写的字
没有我不愿唱歌的早晨，没有我
不愿点亮的灯，没有我不愿
淌的泪，出的汗和流的血
没有我不愿埋葬自己的土地
穷，病，老和死，也没有我不愿承受的

——《在我的祖国，没有我不愿写的字》。

白连春是诗人，但他首先是个农民，他对庄稼的热爱是真

心真意的。在他的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侍候庄稼的时候，浑身散发出的喜悦情不自禁。即使病中，他也天天在庄稼地里，帮着他七十多岁的母亲做农活，拿他的话说：和一棵白菜，一棵稻，一棵草在一起。只要细心的人都不难发现，泥土上的劳动，一直是白连春诗歌的主题。在诗人强大的内心世界里，劳动是全世界最幸福最美好的事。正是由于热爱庄稼，热爱土地，白连春从来没有死亡的恐惧，他说如果有那么一天，只要埋在庄稼地边，我就和大地融为一体了。

白连春是全世界写庄稼最多、最深情的诗人。他的创作始终和庄稼、土地纠结在一起，早先出版的两本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里就有很多写庄稼的诗。这一本《在一棵草的根下》仍然有很多，而且更加凝重，更加精确，我相信，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来。

稻和麦手牵着手静静地扬花
玉米和高粱肩并着肩疯狂地拔节
白菜在悄悄地攥心，用叶子
把干净的心一层一层地裹起来
薤菜学习闪电和蚂蚁，紧紧地
贴着地面飞奔。土豆和红薯暗自努力
都在深深地往泥土里扎根
萝卜和胡萝卜从泥土里探出头
又翠又碧的叶子下，一个白一个红
藕更白，潜进池塘的污垢
辣椒更红，站在门前
是真正照耀人民的灯
南瓜金黄，一个挨着一个坐在半山坡的草丛
茄的脸紫气东来，胖胖的，笑眯眯的
芹一直绿着，细细的腰轻轻摇晃
这是中国四川泸州的沙湾乡
深夜零点。我死去多年的

父亲，牵着他死去多年的牛
在月光下犁田。这是深夜的大地在呼吸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末，白连春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那时候“打工”这个词还没有出现。1991年，《诗刊》就以头条位置发表过白连春的组诗《城市缝隙里的乡土》。后来，打工的人多起来，关于打工的诗也多起来，然而留给我们的记忆几乎全是艰辛与困苦，甚至灰暗。去年《星星》联手深圳劳动就业保障局举办“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编辑部向他约稿，白连春才写了打工诗。白连春以独特的视角和情感一下子在众多的打工诗中使人眼前一亮，他的诗不空洞，不概念，满怀激情，满眼热泪，以切身的体会，除了写打工人的艰辛之外，还写了对祖国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究竟是什么让我的心如此热爱》《我站在这台机器后面，用脸上》《我是一滴血燃烧着在祖国的血管》《我庆幸我生来是农民，我庆幸我生在中国》等诗，都是近两年写的。

我庆幸我生来是农民，我庆幸我生在中国
我庆幸我生在一九六五年那个寒冷的
初春的晚上，我庆幸我九岁饿昏在教室
我庆幸我十四岁跳长江自杀未遂
我庆幸我高中没有毕业，我庆幸
我在庄稼地里长大，认识各种庄稼
我庆幸我离开四川来到北京
我庆幸我在北京睡过公园的长椅
捡过臭水沟里的半截甘蔗，住过地下室
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过，还看过
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升起
我庆幸我掏过粪烧过锅炉包过饺子
我庆幸我得了大病，回到了故乡
我庆幸我怨过，恨过，生命最终

只剩下爱。这一生，我最庆幸的是
我热爱诗歌。诗歌给我无限的
痛苦的同时，给了我无限的幸福
我庆幸我生来是农民，我庆幸我生在中国

这首诗，白连春把它放在这本诗集的最后，也是他最近写的。正是有了太多的磨难，所以才有了太多的珍惜。我愿意把这首诗看作是白连春为这本诗集写下的自序，因为这是他在接到中国社会出版社要出版这本诗集的消息以后赶写的，这是他要为自己这本诗集所说的所有的话。这时候的白连春已经病了，他离开北京回到了故乡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一边治病，一边帮着母亲做农活。我知道他的病折磨着他整天头晕，经常失眠，吃不下饭，身体一天天消瘦，然而他离不开他的土地和庄稼，他离不开诗歌，他仍然在固执地写作，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大家——“我要写完我祖国的字”。

出版社要我为这本诗集写一个序，我不能不写，因为这是白连春一部非常重要的诗集，这是一部生命之诗。

是为序。

(本序作者系著名诗人、《星星》诗刊主编)



在一棵草的根下





白连春是与泥土、庄稼浑然一体的诗人，因而，泥土里孕育、生长的一切就是他的生命。这些在泥土中扎根、发芽、开花的诗行，不是观赏者的外在描摹，而是连结着他的血脉与神经的原生态的植物。或许基于此，他的诗有泥土的本性，并得天独厚，有着鲜活的呈现和顽强的生命力。

作为为数并不多的当代优秀诗人之一，白连春对乡村有着天然的敏感和精微的洞察。他善于捕捉瞬间的感觉，于俗常的事物中发现真意，给人以惊奇和意外，并见微知著，抵达对生命透彻的理解。一个侍弄庄稼又靠庄稼维系生命的诗人，白连春是大自然赐予乡村的良心，蕴含着土地的伟力和灵魂。

——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人民文学》原主编 韩作荣

我：白连春，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 001
我：白连春，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 001
我愿意为我的诗歌付出一生	/ 003
我相信诗歌有使人永生的力量	/ 004
我很穷，又有病，住在遥远的山村	/ 005
我很穷，得了重病，回了老家，但是	/ 006
我很穷，又病了，然而有诗	/ 007
我邻床的女孩死了，十七岁，花朵	/ 008
我对自己说我要挺住，我不投降	/ 009
我想跟着羊回家，回到大地深处	/ 010
我要在大地的角落悄悄死亡	/ 011
我总是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不是	/ 012
我病了老了两手空空独自回到故乡	/ 013
我慢慢衰老，轻轻死亡，散发着	/ 014
夜里痒得要命，睡不着，我控制着	/ 015
有大米和白菜吃，我已足够了	/ 016
一个一个爱我的人悄悄离开了	/ 017
一个人死了，不是一种错	/ 018
一颗泥土的心，卑微，渺小，朴素	/ 019
构成一个人的身体需要：骨头，血液	/ 020

什么时候我死了，就不写诗了 / 021
就是死，我也要死得像一个诗人 / 022
在我的祖国，没有我不愿写的字 / 023
现在，此时此刻，趁我的灵魂还 / 024
真好，我想要的正是我得到的 / 025
我活着，我爱着，我劳动，我幸福 / 026

这颗星球一个叫沙湾的地方 / 027
这颗星球一个叫沙湾的地方 / 027
向故乡致敬。向故乡的父老乡亲 / 029
在大地上一次又一次弯下腰的人 / 030
那么多人把身体弯在大地上 / 031
面对故乡，我久久说不出话 / 032
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在故乡 / 033
在犁田，在挖地，在松土，在拔草 / 034
那个生下我的人，用汗泪和血 / 035
夜里，母亲睡不着，轻轻地 / 036
母亲喜欢家禽，除了和父亲一起 / 037
父亲的咳嗽犯了，整个胸都痛 / 038
父亲在地里劳动，风吹父亲 / 039
父亲一辈子没有让我背过 / 040
在山下的田里种了稻不够 / 041
黄昏，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 / 042
正在犁田的牛，眼睛里流淌一条河 / 043
吐一口唾沫在手心，搓两下 / 044
腰弯得低低的，几乎贴到地面 / 045
农民四十岁，已经是老年了 / 046

一个从未离开故乡的老人坐在屋檐下	/ 047
一个人一辈子扎根在一小块土地	/ 048
一个白发苍苍的农民独自在大地上干活	/ 049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一朵桃花开	/ 050
十年，百年，千年，万年，亿年，到	/ 051
一个怀着一颗泥土的心的人	/ 052
天高，地大，我又矮又小	/ 053
毫无疑问，庄稼是这世界最美的事物	/ 054
麦子是我的命！玉米是我的命！	/ 055
稻和麦手牵着手静静地扬花	/ 056
一棵白菜也有自己的祖国	/ 057
我生前大地就生长着稻和白菜	/ 058
看见小米，我忍不住想问上帝	/ 059
育秧的田必须像母亲的子宫	/ 060
父亲给秧盖温室的材料绝对	/ 061
除了夜晚，白天父亲也给秧点灯	/ 062
秧一直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	/ 063
秧终于长成了可以栽了	/ 064
秧洗干净了才能栽，要在清水	/ 065
又一次写插秧，故乡的天	/ 066
秧的根又嫩又细又白，像针	/ 067
秧插下，第一天开始泛黄	/ 068
世界像秧一样小又像秧一样大	/ 069
秧的叶又绿又尖，齐展展	/ 070
稻梗挺起来，笔直地挺着	/ 071
稻开全世界最小的花，全世界	/ 072
稻的每片叶子都蓄积乳汁的海	/ 073